

# 莫尔特曼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字架神学

——以及一个必要的补充\*

## Jürgen Moltmann's Impressive Theology of the Cross — and A Necessary Addition

【德国】米歇尔·韦尔克 洪亮 译

[Germany] Michael WELKER

### 作者简介

米歇尔·韦尔克，海德堡大学资深教授，海德堡大学国际跨学科神学研究中心（FIIT）创始主任。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ichael WELKER, Senio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Founding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ology (FIIT).  
Email: mw@uni-hd.de

## Abstract

The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Jürgen Moltmann's theology of the Cross in his works *The Crucified God* and *Theology of Hope*. Following and confronting Luther, Hegel and Bonhoeffer, Moltmann emphas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suffering and work of the crucified. Jesus dies as the blasphemer in conflict with the Jewish religion, as the rebel in conflict with Roman violence, and as the God-forsaken in tension with God the Creator and Father. The paper further emphas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revelatory power of the Cross in view of the concentrated corruption of world power politics, religion, law, and public morality and opinion. The triune God suffers from the world's resistance to his presence. With the inconspicuous power of the resurrection and in the work of his Spirit of justice, freedom, truth, peace and philanthropy, God judges and saves the lost world.

**Keywords:** Moltmann, Theology of the Cross, the multidimensional revelatory power of the Cross, Suffering of God, the Resurrection and God's Spirit

## 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启示之力与莫尔特曼的十字架神学

莫尔特曼首要是在其《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与批判》<sup>①</sup>一书中发展出他的十字架神学。然而，在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希望神学》<sup>②</sup>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附释，提前表达出他在成熟期的十字架神学的核心思想。<sup>③</sup>在这个附释中，他吸收了路德（特别是其《海德堡论纲》）、黑格尔和朋霍费尔的关键性见解，但又指出他们各自立场中的问题，提出消除其弱点与疑难的建议。在路德这里，他认为如下见解至关重要：上帝意愿自己在被钉者中被认识：

谁在基督的低微、虚弱和死亡中认识上帝，谁就不是在寻求上帝的人类所梦想的高贵和神性中认识他，而是在被人自己遗弃、拒绝并轻视的人性中认识他。这摧毁了他企图与上帝相似的梦想——这让他变成非人（Unmensch），把他被真实上帝所接纳的人性归还给他。<sup>④</sup>

他追随黑格尔，强调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钉者中认识上帝，就必须抓住十字架事件囊括一切时代、历久弥新的当下意义。十字架的意义不只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领域，它的重要性不只限于神学和敬虔的部分领域，恰恰相反，十字架与复活关涉到整个的人类现实。“就

---

\* 感谢瞿旭彤教授拨冗校读译稿并提出一些有益的译名以及表述建议。[The translator is grateful to Prof. Thomas QU for the proofreading of this translation.]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72).

<sup>②</sup>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64).

<sup>③</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Tod Gottes‘ und die Auferstehung Christi,“ i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150-155.

<sup>④</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98.

神学而言，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绝对具有让人难忘的清晰性：复活与上帝的将来不但必须在被钉者耶稣被上帝遗弃上展现出来，也要在世界被上帝遗弃上展现出来。”<sup>①</sup> 因此，按照莫尔特曼的确信，我们不能赞同黑格尔的如下论断：在耶稣基督之中，上帝的道成肉身决定性地在一个属人的自我意识中与我们相遇，十字架首要导致属人的自我意识坠入无力而空虚的“我是我的黑夜”（*Nacht des Ich bin Ich*）<sup>②</sup>。

与黑格尔不同，莫尔特曼强调十字架事件和拿撒勒的耶稣这个人（*Person*）的独一无二性。即便这一事件如黑格尔正确看到的那样，具有世界史意义上的影响，也不应因此而放弃它的独一无二性。这里涉及的并非黑格尔所认为的绝对实体在一个属人的自我意识中的启示，偶然地关联到拿撒勒人耶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在这个人之中、在这个被钉者之中启示出自身，以便在他之中并透过他而产生创造史意义上的影响。

一旦把握到十字架事件在新约中被见证的多维度性（*Mehrdimensionalität*）以及它与之相连的广泛影响力，就能认识到十字架事件的一次性和其普遍意义之间的关联。就此而言，莫尔特曼至少间接受到朋霍费尔启发，后者曾告诫说，不要试图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受难中只是搞出“一种原则”<sup>③</sup>。拿撒勒人耶稣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步入死亡，这并不仅仅是在被上帝遗弃的黑夜中带着一种属人的自我意识而死。在吸收新约学者施拉格（*W. Schrage*）、库尔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153.

<sup>②</sup> 这个表述出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七章“宗教”的第三节“启示宗教（*Die offenbare Religion*）”，黑格尔的原文为“*Nacht des Ich=Ich*”，参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8), 512。读者须留意，中文翻译“我是我的黑夜”容易产生歧义，德文原文的意思是“我=我”或“我是我”，这种自我同一表达了意识陷入的黑夜（*Nacht*）状态，而不是中文可能有的我是“我的黑夜”这个意思。——译者注

<sup>③</sup> Dietrich 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DBW 8 (Gütersloh: Kaiser Verlag, 1998), 548f. S. dazu Michael Welker,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2012, 4. Auf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2022), 159f.

曼 (O. Cullmann) 和亨格尔 (M. Hengel) 的洞见的基础上<sup>①</sup>, 莫尔特曼强调, 耶稣在与犹太宗教的冲突中作为“渎神者”而死, 在与罗马强权的冲突中作为“叛乱者”而死, 但同样也在一种与上帝, 即创造者和父, 具有压迫性的张力中作为“被上帝遗弃者”而死。<sup>②</sup>

莫尔特曼想以此在三个领域中展开十字架神学, “古代在这三个领域中言说神学, 今人也是在这三个领域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宗教性: 在神话神学中通过去神话化 (Entmythologisierung)<sup>③</sup>, 在政治神学中通过解放, 在哲理神学中通过把存在者理解为创造。”<sup>④</sup>

借助这种区分, 他得以确立与作为历史事件的耶稣被钉之间的关联, 并借此克服如下危险: 路德曾高声疾呼在被钉者中认识上帝, 这种认识却被视为要么只能存在于一种思辨臆想出的上帝的自我关系 (Selbstverhältnis) 之中, 要么只能存在于一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被反思的或以神秘主义方式被感受到的高度紧密的“神人关系”之中。

黑格尔有关于一种“团体” (Gemeinde) 的哲学异象, 他认为这个“团体”哀诉上帝之死, 陷入绝对被上帝遗弃的无力之中, 但之后又从“思辨的受难周五”的黑夜中觉醒, 开始着手克服异化, 改造现实世界, 在与之类比的意义上, 莫尔特曼说, 通过十字架和复活, “人类苦难史的克服和希望史的实现”得以发动。<sup>⑤</sup>

然而不同于黑格尔, 莫尔特曼并没有把这个历史视为从集体角度

<sup>①</sup> W. Schrage, „Das Verständnis des Todes Jesu Christi im Neuen Testament,“ in E. Bizer u.a. (Hg.), *Das Kreuz Jesu Christi als Grund des Heil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1967), 51-89; O. Cullmann, *Jesus und die Revolutionären seiner Zeit. Gottesdienst, Gesellschaft, Politik*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 Aufl. 1970), 47; M. Hengel, *War Jesus Revolutionär?*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1970), 14.

<sup>②</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21-146.

<sup>③</sup> 此处指德国二十世纪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 (R. Bultmann, 1884-1976) 的著名神学方案, 即从基督教的核心内涵中剔除古代世界以神话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结构, 以便其能与现代世界观相合无间。——译者注

<sup>④</sup> *Ibid.*, 75. 原书中未说明具体所指, 此处极有可能是指美国过程哲学奠基人怀特海 (A. N. Whitehead, 1861-1947) 在其代表作《过程与实在》中提出的创生性宇宙论。过程哲学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德语神学影响深远, 莫尔特曼和潘能伯格皆为重要代表。——译者注

<sup>⑤</sup> *Ibid.*, 267.

理解的“具有神性的人类，即团体”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处于一种内在于世界的神化的道路上，而是视为一种对基督的追随，对之要在神学上和伦理上更加确切地予以阐明。

“如果在复活者的显现中，他在上帝之中的将来以及他为了上帝的将来而被差遣入世昭然若揭，那么，他的十字架的意义和他通向十字架之路的意义也必须因此同样在回顾中（nach rückwärts）被启示出来，否则其位格（Person）的同一性无法得到保持，复活信仰就变成一条歧路，偏离了被钉者以及对他的道路的记忆。”<sup>①</sup>

莫尔特曼聚焦于被钉者，其所作所为以及受难在圣经之中得到多维度的见证，这样的聚焦使得他要把人的心理与政治解放问题纳入考量。<sup>②</sup> 他想以此典范性地探讨，对被钉者的追随如何实现伦理意义上的具体化。人们在这其中可以看到一种尝试，即透过社会伦理语境，展示朋霍费尔对上帝临在于人类至深的苦难和共同体的自我危害之中的信赖。

莫尔特曼想以此抵制一种冥想式的十字架神学神秘主义，当路德的“海德堡论纲”被用来强调上帝只能并只愿在十字架和受难中被认识之时，这种神秘主义就易出现。莫尔特曼试图避免一种把十字架主要解读为宗教指导的安抚与屈从神学，这种神学满足于尽可能与世界中的苦难、困境和死亡相安无事。

在复活的光照中，十字架神学毋宁必须展开为一种追随十字架的神学，这种神学在一种基督教的生命实践中见证上帝在时代之苦难中具有拯救性和解放性的临在。为了真实地接近这个目标，我认为对莫尔特曼的十字架神学进行扩展是必要的，除了聚焦于受苦并一同受苦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除了聚焦于在十字架的光照中对人类心理与政治解放的人性投身，十字架神学还应该更深入地阐明十字架的启示之力（Offenbarungskraft）。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68.

<sup>②</sup> Vgl. *Der gekreuzigte Gott*, 268ff, 293ff.

## 二、十字架启示出世界权力政治、宗教、法律、公共道德和意见在罪的权势下的败坏。它启示出上帝因世界被上帝遗弃而受难。

在《希望神学》中，莫尔特曼曾这样写道：“就神学而言，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绝对具有让人难忘的清晰性：复活与上帝的将来不但必须在被钉者耶稣被上帝遗弃上展现出来，也要在世界被上帝遗弃上展现出来。”<sup>①</sup>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揭示了人类所具有的毁灭力和自毁力的至深之处。<sup>②</sup>它与政治、宗教、法律、公共道德与意见的一种根本的可败坏性和败坏性相遇，它与人类相遇，而人类则以自己深渊般的力量，有意无意地散布迷失感以及对无意义和绝望的体验。在十字架上，整个表征性（repräsentative）世界的运转不灵得以显明。

耶稣基督被处决，这是以罗马世界权力的名义及其疆域中主导性宗教的名义施行的，也是靠援引罗马法与犹太法，在公共道德与意见的压力下施行的。所有这些原本都是具有护佑性的力量，应当支持正义、真理、自由与和平，在此却以破坏性的方式沆瀣一气。耶稣透过话语和行动宣讲上帝之临在、上帝之正义与上帝之爱，即便是耶稣的邻人，他的朋友和门徒也转而与他对立，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恶意地与他敌对，另一部分则无助地逃避。

当整个表征性世界对上帝封闭自身，上帝如何还能帮助呢？上帝再也无法进入世界，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必须在十字架上被注意并被持守。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意志面临无法通过拿撒勒的耶稣，无法通过耶稣对将临国度的宣讲，无法通过耶稣的影响与行动启示自身的危险。上帝意图在对人类无保留的爱中和在与他们无保留的休戚与共中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153.

<sup>②</sup> 这个部分中的论述取自：Michael Welker, *Was geht vor beim Abendmahl?* 6. Aufl.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2019), 108-111.

启示自身，这些意图面临落空的危险。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以神性的启示意志（Offenbarungswillen）撞到了南墙？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想最大限度接近人类的意愿反而把他推向与他们最大限度的远离？通过直接与罪和死相遇，神圣的上帝被褪去了神圣。施行创造的上帝与质疑良善创造的混乱相遇。面对组织化的仇恨和组织化的暴力，耶稣基督中的神性之爱的启示落败了。十字架启示出上帝的一种受难，一种无力（Ohnmacht），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死亡，也是在神性深处的受难和无力。即便是创造者上帝也似乎落败，神性之灵似乎被驱逐和清除。

### 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启示出的不仅是受难的上帝，也是怀着慈悲进行审判、充满关爱施行拯救的上帝。

正如莫尔特曼正确强调的那样，十字架启示出耶稣基督的吸引力，他以宗教之名作为渎神者、以世界权力政治之名作为叛乱者、在公共道德与意见的视角中作为被上帝遗弃者而遭到处决。但是十字架启示的不仅是耶稣无尽的痛苦，也是与人类和世界“远离上帝的意志”相遇的神性在其深处的痛苦。<sup>①</sup>

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启示所包含的这一深层维度可以通过七个步骤更加确切地得到阐明。<sup>②</sup>

1. 十字架启示了人类被上帝遗弃的可怖处境，但人类却并未认清这一点。在一种夹杂恐惧与攻击性的奇特混合中，表征性世界转而对抗临在于耶稣生命与作为之中的上帝。十字架使一种境况清晰可辨，

---

<sup>①</sup> 此处可参见盖耶尔（Hans-Georg Geyer）关于“上帝的仇敌之爱”令人印象深刻的思考：“Gottes Feindesliebe,” in ders., *Andenken. Theologische Aufsätze*, hg. Hans Theodor Goebel et a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244-256。

<sup>②</sup> 以下论述取自：Michael Welker,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2), 172-178。

世界如果理解了这一境况，必会陷入绝望，然而世界却在昏沉的无意识中摆出无奈之姿，或者甚至兴高采烈地对之不予理会。基督的十字架表达了人类被上帝遗弃，人类自己招致了这一处境并试图加以掩饰。在十字架事件之中，朋友和敌人、占领者和被征服者、本乡人与外来者、犹太人与外邦人彼此效力。在此，处于众多冲突之中的“这个世界的主（Herrscher）”（林前2：8）彼此之间达成了一致。

2. 十字架启示了上帝与人之间、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分离（Diastase）。世界成功杀死了“荣耀之主”，并以此自绝于上帝。在此，上帝和世界分道扬镳，上帝与世界之间、上帝与人之间出现根本差异。“这两者多么彼此分裂，它们多么抽象地彼此对立。”<sup>①</sup>巴特曾在辩证神学的发轫期如此断定。

一切关涉神人差异、关涉从人这边无法随便消除的神人张力的基督教论述，一切关涉上帝的隐蔽与遥远的论述，如果想避免宗教性的淡化处理（Verharmlosungen），都必须一再从十字架出发。十字架质疑一切淡化处理的神学，并宣告其终结，这类神学用“亲爱的上帝”制造平安，企图使上帝和人结成一种毫无问题的，持久的伙伴关系，宣扬上帝和人之间和平的持续交流。

3. 十字架启示出世界的罪。它屹立着，见证世界上的权势对上帝之临在与启示的凯旋。十字架启示着，如果罪的现象只是被理解为个体性的自我中心和个体性的自我溢美，那它就很危险地被淡化处理了。<sup>②</sup>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显明，即使是“上帝良善的律法”也会在罪的权力之下转变为谎言和欺骗的机制。政治、宗教和法律的规范与导向本应以促进对正义的寻求为要务，它们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在十字架之下，诸民族与诸传统之间的差异，占领者与臣服者之间的差异也

---

<sup>①</sup> Karl Barth, „Der Christ in der Gesellschaft,“ in Jürgen Moltmann, *Anfänge der dialektischen Theologie*, Teil I (München: Kaiser, 1966), 5.

<sup>②</sup> 参见Sigrid Brandt, „Sünde. Ein Definitionsversuch,“ in dies. et al., *Sünde. Ein unverständlich gewordenes Thema*, 2. Aufl. (Neukirchen: Neukirchener, 2005), 13-34.

都失去了效力。在十字架上大白于天下的是，人类如何以个体的和联合的方式远离上帝充满爱的临在，他们用暴力与之对抗，同时还能传布关于正义、被上帝喜爱、政治的必然性以及公共共识的假象。

4. 十字架启示出上帝离开人类、他的启示不再通达人类的危险。圣经传承对上帝的“相对缺席”这个思想并不陌生。上帝能“转过上帝的面”，“收回他的灵”。对上帝相对不在场的认识使得区分上帝的一种绝对死亡的思想——这将消解任何关于上帝的思想——和上帝的一种相对死亡的真实危险成为可能。在此，上帝与世界、上帝与人类在一种完全灾难性意义上“对彼而言已死”的巨大危险跃入眼帘。一种意味着转向（Wendung）的上帝之死迫近：“这个人为我而死——但我与他彻底不再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也不愿与他有关系。”上帝为人类而死，现在这却意味着，上帝对他们而言毫无价值，微不足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十字架上发出上帝对世界的审判：对于上帝而言，人类死了，他们被交付于自身的虚妄（Nichtigkeit）。十字架不仅启示了世界能够对上帝严丝合缝锁闭自身的危险，启示了世界能够完全脱离上帝，与上帝对立的危险，除此之外，它也启示了这样一种危险，上帝自己不愿再寻求并找到进入世界的通道。

5. 但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受难也得以显明，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受难，也是三一上帝的受难，在对耶稣的差遣中，他想要把自己对人类的临近启示出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罪犯而死，不仅他全部的尊荣头衔（Hoheitsprädikate）和尊荣诉求（Hoheitsansprüche）变得非常可疑和不可信，一切对他与创造者和上帝之灵构建共同体的可设想之前景也都被摧毁。我们可以把这种处境称为一种上帝的分裂或一种在上帝之中的分裂。通过十字架，上帝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死亡和世界的罪相遇：不单是耶稣的生命，甚至是上帝的生命自身也受到质疑。这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在神性的启示意志上失败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寻求与人类至深的临近，却陷入与他们至深的远离？

6. 当十字架启示出上帝的这种痛苦和无力，创造主、圣灵和耶稣基督面向一个对上帝的锁闭自身的世界而形成的内在共同体就清晰可辨了。进入人类不幸与恐惧之深渊的神性显明自身，祂不仅受制于自然死亡，更陷入被上帝疏远的深渊，一些圣经传承将之称为“地狱”。通过十字架，上帝通往地狱的下行之路得以显明。上帝自己对地狱并不陌生，上帝因地狱而受苦，在被钉者和复活者的形象（Gestalt）中，上帝容让神性生命受到这一苦难的持久影响，这一切都被显明了。

7. 从对十字架上的上帝启示所蕴含的这种深层维度的认识中投射出一束明澈的光，照亮复活的拯救之力和创造新生之灵。在人类罪恶的自我隔绝中，上帝在复活的耶稣基督中启示自身。他透过复活者的启示所展开的这一行动充满深沉的谦卑，甚至丝毫不引人注目：在问安中，在感恩祈祷中，在掰饼中，在对圣经里先知宣讲的阐发中，在愿意追随他的人的聚集和差遣中。与此同时，复活者向他的见证者们浇灌丰沛的灵。复活是独属上帝的行动，既是在创造的意义上的，也是在新创造的意义上的。上帝既使用胆怯的人、绝望的人、不幸的人，也使用冷酷的人和冷漠的人，让他们参与见证他的临在。上帝翻转丧失之人的命运，怜悯处于罪的力量之下的人类和创造，对之施以拯救、提升和举扬。

在创造之灵的力量中，在复活的被钉者的临在中，绝望变为喜悦，怀疑变为信仰，试炼变为确信，迷失方向变为新的追随。当人类被纳入这一事件，上帝之灵的果效（Wirken），圣灵的果效就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并产生影响。人类能够发现自己被一种神性之灵包围，这是一种正义之灵、自由之灵、真理之灵、和平之灵、仁爱（Menschenfreundlichkeit）之灵和爱邻人之灵。<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多模态（multimodalen）的灵及其果效可参见：Michael Welker, *Zum Bild Gottes. Eine Anthropologie des Geistes*, Gifford Lectures 2019/20, 2. Aufl. (Leipzig: EVA, 2021)。

上帝以一种至今完全无法设想的方式敞开了神性生命，以便人类被涵括进这种生命之中。上帝以慈悲和充满爱的方式，透过复活者的启示和他的灵的浇灌，把人类从被上帝遗弃的深渊中引领出来。让人类摆脱他们的丧失状态，成为上帝临在的承载者，拯救的力量由此显明。有很多美善之力，它们在创造以及新创造的意义上让人类和世界充满生机并使其得到提升，这其中也包括抵抗之力和踏足心理与政治解放道路之力，在他的十字架神学中，莫尔特曼以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现了它们。

### 译者简介

洪亮，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HONG L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liangh@hust.edu.cn

##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rth, Karl. „Der Christ in der Gesellschaft.“ In *Anfänge der dialektischen Theologie*. Edited by Jürgen Moltmann, Teil 1. München: Kaiser, 1966.
- Bonhoeffer, Dietrich.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DBW 8. Gütersloh: Kaiser Verlag, 1998.
- Brandt, Sigrid. „Sünde. Ein Definitionsversuch.“ In dies. et al, *Sünde. Ein unverständlich gewordenes Thema*, 2. Aufl., 13-34. Neukirchen: Neukirchener, 2005.
- Cullmann, O. *Jesus und die Revolutionären seiner Zeit. Gottesdienst, Gesellschaft, Politik*, 2. Auf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70.
- Geyer, Hans-Georg. „Gottes Feindesliebe.“ in ders., *Andenken. Theologische Aufsätze*. hg. Hans Theodor Goebel et al., 244-256.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 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8.
- Hengel, M. *War Jesus Revolutionär?*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1970.
- Moltmann, Jürge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72.
- .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64.
- Schrage, W. „Das Verständnis des Todes Jesu Christi im Neuen Testament.“ In E. Bizer u.a. (Hg.), *Das Kreuz Jesu Christi als Grund des Heils*, 51-89.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1967.
- Welker, Michael.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2012, 4. Auf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2022.
- .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2.
- . *Was geht vor beim Abendmahl?* 6. Aufl.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2019.
- . *Zum Bild Gottes. Eine Anthropologie des Geistes*. Gifford Lectures 2019/20, 2. Aufl. Leipzig: EVA, 2021.